

中东欧国家周报

【斯洛伐克外交周报】

斯洛伐克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

Juraj Ondriaš

(2019 年 5 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2019 年欧洲议会选举

斯洛伐克于 5 月 25 日举行了欧洲议会选举。这是斯洛伐克自 2004 年 5 月 1 日成为欧盟成员以来的第四次欧洲议会选举。就像国民议会选举一样，对于欧洲议会选举，斯洛伐克整体是一个选区。候选人至少要获得 5% 的选票才能成为欧洲议会代表。在过去的两个任期内，斯洛伐克有 13 个欧洲议会议员。英国脱欧后，斯洛伐克的议员席位本应增加到 14 个，但因为英国脱欧延迟，在本届选举中斯洛伐克将继续拥有 13 个席位，英国脱欧后再增加到 14 个。这项安排在选举后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在争夺欧洲议会议员席位的 31 个政党和政党联盟中，有 6 个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获得了代表权。意想不到的赢家是由进步党（Progressívna strana）和团结党（SPOLU）组成的中右翼联盟。该联盟获得了 20.11% 的选票，将拥有 4 个席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往届欧洲议会选举的赢家，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中左翼政党方向党（Smer-SD）。方向党获得了 15.72% 的选票，将拥有 3 个席位。排在第三位的是极右翼政党人民党“我们的斯洛伐克”（Ľudová strana - Naše Slovensko, ĽSNS），它获得了 12.07% 的选票，也就是 2 个席位。这是该党（以及任何与之意识形态相似的政党）第一次在欧洲议会获得代表权。排第四位的是基督教民主运动党（Kresťanskodemokratické hnutie, KDH），获得 9.69% 的选票，2 个席位。排在第五位的是自由主义政党自由与团结党（Sloboda a solidarita, SaS），获得 9.62% 的选票，2 个席位。排在第六位也是最后一位的是来自中右翼的普通公民和独立个人党（Obyčajní ľudia a nezávislé osobnosti, OĽaNO），它获得了 5.25% 的选票，1 个席位。斯洛伐克可拥有 14 个席位，但在英国脱欧之前只有 13 个席位。这第 14 个席位的分配方法导致了一些麻烦，最后决定这个席位分配给基督教民主运动党。这意味着该党只能先拥有其赢得的 2 个席位中的 1 个，英国脱欧后才能拥有另一个。尽管基督教民主运动党获得了比自由与团结党更多的选票，但后者从一开始就将拥有 2 个席位。这个结果使得基督教民主运动党向宪法法院就席位分配方法提出异议。

对于斯洛伐克来说，选举结果并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2004 年首次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斯洛伐克一直是所有欧盟成员国中投票率最低的

国家。这次选举也不例外，斯洛伐克的投票率仅为 22.74%，而整个欧盟的投票率为 50.62%。但本次选举也是斯洛伐克自 2004 年以来所有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这符合对欧盟选民投票率上升的预期。但问题是，这种现象是政府、欧盟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为促进选民投票而进行的大规模竞选活动的结果，并反映出选民对欧盟议题确实增加了兴趣。就斯洛伐克而言，欧洲议会选举是所谓“次级选举”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意味着与国民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相比，选民认为欧洲议会选举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与斯洛伐克人对欧盟的认知有关。除非欧盟范围内的争议影响到了国内政治——例如难民危机或欧元区债务危机（但与往年相比这些问题已经基本消失），斯洛伐克人认为欧盟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且相关性低。当欧盟问题不显著时，选举竞争往往成为国内政治和内部问题的延伸。今年的情况也如此。

选举结果令人不安。因为公众普遍预期方向党将赢得选举并保持其在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与过去一年公众对方向党的支持率下降有关。尤其是与记者杨·库恰克和他的未婚妻于 2018 年 2 月被谋杀事件有关。此事件与方向党的几个赞助人的其他一些丑闻一起，坚定了公众认为方向党执政时间过长（自 2012 年至今，以及之前的 2006 — 2010 年），并且其精英变得自满和腐败的看法。然而，尽管出现了衰退的趋势，方向党仍保持了领先地位，并且是唯一得票率超过 20% 的政党。但它已不再拥有过去 15 年两位数的领先优势。由于农村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阶级选民的大力支持，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方向党暂时还不会失去其领先地位。另外，虽然预计方向党仍将赢得下一次全国议会选举（2020 年 2 月 29 日举行），但它可能无法组成占多数席位的执政联盟。

另一个变化是进步党和团结党联盟的崛起。该联盟已成为反对方向党及其联盟伙伴的主要受益者。与大多数反对方向党的中右翼政党一样，这个联盟主要受到来自城市、富裕地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支持。然而这意味着，它成为了另一个受同一个选民团体支持的中右翼政党。进步党和团结党联盟取代了自由与团结党，后者是自 2016 年上届全国议会选举以来的第二大党，但自从去年中右翼党派出现一系列变化后，其声音似乎正在逐渐减弱。由上述谋杀案（以及迫在眉睫的 2020 年选举）催生的新一轮党派组建也推动了进步党和团结党联盟目前的崛起。新党派的创立和崛起意味着中右

翼更加分裂，而不是得到巩固。简而言之，中右翼的变化越多，它们就越是止步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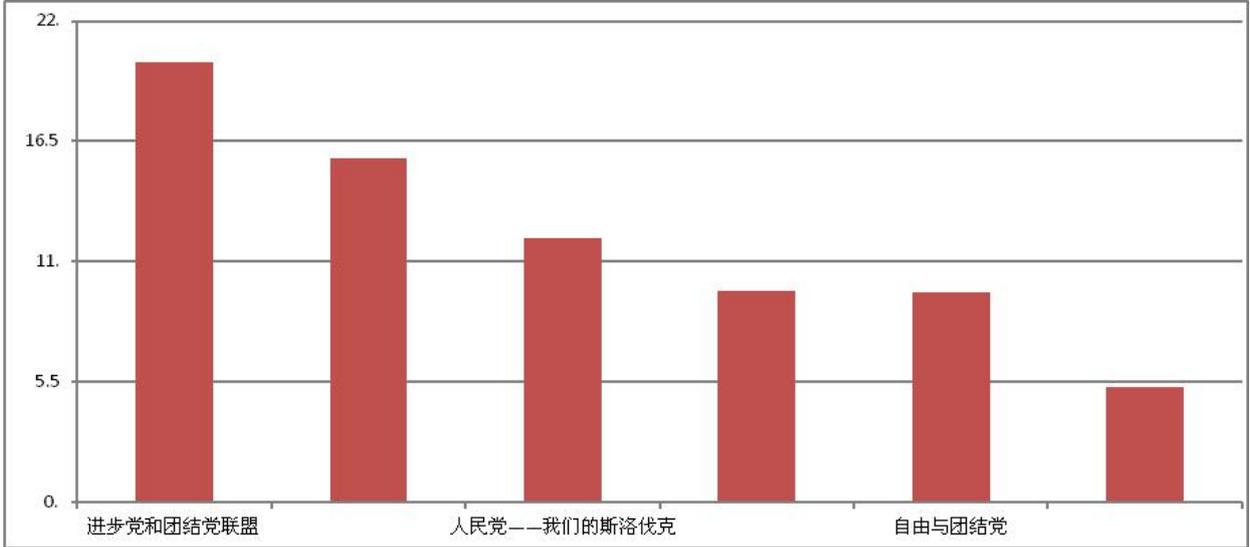
更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政党人民党，即“我们的斯洛伐克”夺得了选举的第三名。这一结果证实了，以“我们的斯洛伐克”为代表的极右翼力量持续增长。该党兴起的主要原因是较贫困的斯洛伐克人从本国经济增长中获益不多，而且他们认为当前的政治精英高高在上而且腐败，无助于增进他们的利益。但是，极右翼党派取得成功的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有关难民危机的争议。因为当时斯洛伐克被迫在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反对下接受欧盟的难民配额。本次选举的结果加强了“我们的斯洛伐克”在全国议会选举前的地位，而且估计该党在民意调查中会在方向党、进步党和团结党联盟之后居第三位。无论这样的结果对斯洛伐克、欧洲议会和欧盟会造成什么影响，斯洛伐克都必须承认它是使欧洲议会极右翼力量增强的国家之一。

为了清楚地了解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对斯洛伐克意味着什么，有必要考察哪些政党未能保持其地位，并失去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一个主要变化是，代表匈牙利少数民族（占斯洛伐克人口的 8.5%）的两个主要政党均未在选举中胜出。这两个政党在此前都有欧洲议会代表。支持率的下降不能归因于它们之间的竞争，而是对两党中较大的党派——桥党（Most-Híd）——支持率下降的结果。桥党在中右翼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是因为其与方向党合作，而桥党领导人此前声称不会与方向党合作。这一党派立场的逆转，是由 2016 年全国议会选举后出现的政治僵局造成的。尽管如此，这种趋势可能会导致中右翼政党对方向党持更加强硬的立场，而像桥党那样的软弱立场会被视为具有政治破坏性。这样的局面最终将导致斯洛伐克政治的进一步两极分化，也将意味着中间派政党统一战线对抗极右翼势力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另一个失败的政党是斯洛伐克民主和基督教联盟（SDKÚ-DS）。该党曾在中右翼党派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腐败丑闻的重压下已经解体。它的衰落导致了上述中右翼的破裂。

然而，斯洛伐克此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哪些政党有或没有代表，还取决于代表斯洛伐克的具体人选。非政府组织 VoteWatch 对最具影响力的欧洲议会议员进行了调查，并发布了各成员国最具影响力的三大欧洲议会议员的名单。来自斯洛伐克的 3 名最具影响力（在过去 3 年里）的欧洲议会议员，将不会出现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只有 2 名斯洛伐克的欧

洲议会议员再次当选，其余的 11 名（或 12 名）都是新成员。这可能会导致斯洛伐克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下降。因为与经验丰富的同事相比，新晋且缺乏经验的议员可能更难以获得欧洲议会、各委员会和团体的职位。根据 VoteWatch 的说法，成员国的这种影响是根据其拥有的欧洲议会议员数量来衡量的，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其在欧盟的人口规模。最具影响力的议员通常是欧洲议会主席、党团主席和各类特派调查员。总的来说，VoteWatch 的研究认为，斯洛伐克的欧洲议会议员在过去几年的影响力低于欧盟平均水平。这一结果表明，斯洛伐克缺少在欧洲议会任要职且有显著工作成果的议员。显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因为有大量本国议员的支持，并且本国政党代表团在欧洲议会党团中有规模优势，欧洲议会和各个党团的高级职位主要由来自较大的欧盟成员国的代表担任。只有特派调查员的人选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理论上，欧洲议会应该不受各成员国的影响，而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党团竞争的舞台。事实上，欧洲议会议员可以在推动公众关注本国问题和影响相关立法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新当选的斯洛伐克议员缺乏经验，在新一届欧洲议会中这可能会是一个挑战。

图表 1: 斯洛伐克欧洲议会选举各政党得票率结果



数据来源: 根据 <https://volby.pravda.sk/eurovolby/?rok=2019> 制作

(作者: Juraj Ondriaš, 翻译: 张瑞琪, 校对: 马骏驰, 审核: 刘
绯)